

明史彙

列傳第九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數編撰

張四維

馬自強

申時行

許國

王錫爵

趙志臯

張位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漢器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左侍郎俺荅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

四維爲交關於拱欽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  
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鄧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  
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  
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  
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  
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  
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而拱終念四維東宮出閣  
召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名四維馳疏辨  
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  
移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餽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  
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年復召掌詹事府

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人贊機務次輔呂調陽老而懦政事一決居正居正亦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且不善居正所爲凡惡居正者四維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旣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

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  
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會省吾輩委身自昵於申時行  
而馮保欲因兩宮徽號封已爲伯惡四維持之詬曰何爲叛  
我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謂四維與吏部尚書王國  
光同鄉相厚可搆也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國光媚四維拔  
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并謫謙四  
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  
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  
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  
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令發保奸狀保及篆  
省吾皆逐切事一人變四維胃除惡務本本旣除餘黨可畧

言帝與更始而及。... 爲工所沈抑者雖未卽盡  
登用然力反前事時... 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  
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有詔江西  
陶磁器十萬多奇巧難成四維亦力諫尋以父喪歸先是居  
正餘黨欲逐四維擁時行爲首輔四維愠語時行客曰夫首  
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爲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  
敢謝過默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先攻時行姻  
尚書徐學謨次及時行疏具將上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旣  
聞喪慮有後患行金張誠輩賜賚優渥亞居正焉服將闋卒  
贈太師諡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  
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修撰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太子出閣首被命爲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卽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帝念自強嘗語張居正稱之又數問服闋期旣闕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強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

之每藩府疏至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山下  
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勅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  
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  
中旨許之及居正謀奪情自強拊膺太息居正將杖吳中行  
趙用賢自強詣其邸力救居正怫然俄長跪以手撚鬚曰公  
恕我公恕我自強遂趨出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  
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  
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  
鄉里者高拱與已有隙隙殷士僭多與援或乘間以出惟徐  
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  
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強及

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並參機務自強既數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諡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參議慥進士尚寶卿關中人入閣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允經筵講官嘉靖四十二年實錄進左庶子掌翰林院事  
嘉靖五年也



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  
臣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以遼東大捷加太子太保元子生加少保兼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奉命覆視大峪山陵進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東濕異已者  
率逐去之舊德夙望不與爲詭隨亦多擯不用及居正卒張  
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  
論多稱然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  
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尋以憂歸時行爲  
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  
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

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許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謫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初吳中行趙用賢沈思考等以論居正奪情受杖海內清名之士翕然歸心而李植江東之攻居正馮保有疆直聲言者遂多詆訐居正前事御史丁

此呂言侍郎高啟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語侵中行思孝等謂爲黨魁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言小臣不可徇大臣不可棄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中行思孝又以國言求去言路羣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植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時行性寬平御史魏允貞郎

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  
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  
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  
罷居正時所行考成法一切爲簡易亦數有獻納錄建言諸  
臣罷內操時行有力焉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徵派加增  
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  
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內水  
田用鄧子龍劉綖平隴川薦鄭洛爲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  
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  
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旨不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  
免時行請准不講筵遂永罷評事

劄子仁進

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

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太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尋屢疏請册立豫教貴妃弟國泰亦疏請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槩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

册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册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册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時行馳表賀帝手詔優荅之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

師諡文定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  
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  
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  
保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以國兼校書及卽位進右  
贊善充日講官萬曆六年再遷南京國子祭酒名爲太常卿  
掌國子監事進詹事仍直講筵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  
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國與首輔申時行喜以丁此國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  
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踰月始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撫前事

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對力攻言者言令黑白混淆紀綱紊亂臣不能定流言廣布讒說肆行臣不能正大臣數見詆老成無固志臣不能扶植三者皆宜去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懇救帝頗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并及主事饒神仲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



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  
召對輔臣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豺狼無厭今渝盟犯  
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  
爲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  
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  
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其冬以三事進規請帝慎起居御  
朝講立皇儲言陛下行此三者臣雖去猶留否則雖留猶去  
疏留中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  
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  
者請申諭諸臣各脩職業毋忝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  
忿疾言者如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再擾則